



我与一座城

水乡仙桃

熊泽民

许多人对湖北仙桃的认识,是从“水”开始的。仙桃曾名沔阳,地理位置属古云梦泽。的确,仙桃是座多水的城市,南有东荆河,北有汉江,内有通顺河、通州河、洛江河,境内湖泊密布,是名副其实的水乡。

然而历史上,这片土地也是水灾频发之地。新中国成立后,仙桃对东荆河堤、汉江干堤进行除险加固,对濒临东荆河尾间和长江倒灌区的重要民堤,进行了河堤并堤,加高加固。同时兴修了大量水闸及几座泵站,对内垸进行了全面整治,建设了一批旱涝保收农田。从此,水患问题才得到很大改善。

印象深刻的是,上世纪70年代,我参加县里的写作小组,写作《沙湖沔阳州的变迁》。因为这个契机,我与仙桃的排湖有了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。当老船工用小木舟把我送到那片5000亩的大湖时,我的眼前呈现出“水天一色、天地悠悠”的景象,顿觉心旷神怡,极为震撼,那场景让我终生难忘。

撤县建市后,仙桃不放松水利建设,除了进一步筑牢东荆河大堤、汉江大堤一南一北两道大堤外,又续建了几座大中型泵站。在后来的岁月中,仙桃多次经受住了洪水的考验。我作为一名仙桃人,有幸见证并记录下了这些历史时刻。

仙桃人在治水上下了很大决心,另一方面,他们又在水上做文章,打造旅游景点,显示出独特的智慧。建在排湖岸边的“沔阳小镇”,就是依水造景的杰作。经过几年的建设,“沔阳小镇”已初具规模。在“沔阳小镇”,我常常领略到荆楚文化的魅力。一些具有荆楚风格的房子相继建成,麦秆画、剪纸、贝雕、皮影戏等传统技艺悉数进场,人们可观赏可体验。建设之初,每当经过这里,我总会把车开慢一点,好好看看。待建成一定规模,我迫不及待地来到这,观“镇”赏景。有一次,我在“沔阳小镇”悠闲地转着,正赶上下雨,顺势登上一座小桥驻足远眺,真是一派诗情画意。

如果说“沔阳小镇”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,那么“梦里水乡”则是一幅立体画屏。小时候,我常在这一带徜徉。如今“梦里水乡”已是名声在外,游人纷至沓来。置身其间,时而伫立荷塘村,时而看停在林边的牛车和停泊在水里的画舫,时而凝听树林中的鸟鸣,时而向缤纷的野花投去一瞥,悠闲惬意。

还有仙桃城东南角“沙湖湿地”。长江水系的孕育,造就了一片神奇之地。10万亩野生芦苇荡,经风一吹发出天籁般的鸣响;近百种鸟类展翅翱翔,在交织的河湖港汊间弹拨着美的旋律……今天已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的“沙湖湿地”,成了众人向往之地。

当然,今天仙桃的美名不仅是因为水。仙桃的经济发展一直走在湖北省前列,现在是“全国百强县市”。仙桃还是闻名全国的“体操之乡”,走出了多位奥运冠军。仙桃的美食名声在外,“沔阳三蒸”“沙湖盐蛋”“毛嘴卤鸡”“沔城莲藕”……都是身在异乡的仙桃人回味无穷的乡愁滋味。

在仙桃生活了三十多年,日染心浸,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。爱它排空的碧波,爱它满地的桃花,爱它小巷里的吆喝声,爱它空气中弥漫着的桂花香味……平日里,我喜欢登上东荆河大堤、汉江大堤,看树枝如翠,牛羊悠闲地吃草,河水静静奔流。

一水延古今,十里歌酣畅。如今的仙桃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。但是它的水乡底色没有变。在水的滋润下,仙桃会越来越秀美。

下图为仙桃市汉江沿岸风光。

邓双摄(影像中国)



大地



图①为辛秀梅向一名儿童赠送白纱裙。图②为爱心家园志愿者带领孩子们游学。图片均由路虎山摄

版式设计:张芳曼

爱心妈妈

李长顺

少年的马教练,看到辛秀梅拍摄的子扬的报道,要收子扬为徒。辛妈妈亲自送子扬,又找志愿者给他补习初中课程。子扬没让人失望,武汉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,他得了个第三名、两个第四名。

一连几天,辛秀梅查找并反复观看游泳冠军的动作分解视频,终于找到子扬的问题——肢体不平衡。虽然子扬训练刻苦,甚至常常带伤坚持,但想要游出更好的成绩,必须讲究方法、科学训练。辛秀梅制订了月度训练计划,并和教练沟通,请他督促子扬。

一个月后,子扬激动地告诉辛妈妈:成绩提升了3秒!

马教练对子扬说,你辛妈妈真能耐,硬生生把自己从旱鸭子逼成了游泳教练。

子扬考上河南体校。河南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,子扬再结硕果,斩获一枚金牌。

入选国家集训队的子扬,又有了新梦想,他要在世界大赛舞台上乘风破浪。

金秋时节,蓝天白云,天津财大校园里的梧桐五彩斑斓,那么可亲可爱。这是2022年新生报到季。

辛秀梅掏出月饼给小洁:“我要回安阳了。这是咱老家的月饼,阿姨陪你提前过中秋。”吃着家乡味的月饼,小洁眼含热泪:妈妈去世10年,辛妈妈带自己过了多少个牙呀……

那年一个阴冷的下午,病中的安培明拉着辛秀梅的手说:“听说你是个大好人。俺盼你帮俺给女儿找个新家。”那时正在安阳电视台“一带到底”栏目的辛秀梅,收到病床上安培明的信,前来看望她。

辛秀梅郑重地答应了。紧拉着辛秀梅手的安培明,安详地闭上眼睛。

安培明去世后,辛秀梅对9岁的小洁说:“妈妈立下遗嘱,要把眼角膜捐给红十字会,既是回报社会的爱,也是让我们记住,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。”小洁知道,爸爸早年生病去世,妈妈这些年患癌症,家里得到许多人帮助。妈妈的后事,也是辛阿姨她们料理的。

安培明走后,第一个儿童节,辛秀梅一早对小洁说:“今儿阿姨请了假,咱一会儿去买书逛公园,爱看啥书尽管挑,想玩儿啥只管玩。”回到安阳阿姨家,一顿丰盛的午餐后,辛秀梅拿出一条小洁早就想要的公主裙,小洁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。

这年暑假,小洁在天安门广场掉了泪珠。她对排队的安阳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刘老师:“谢谢刘老师和辛阿姨,我太兴奋了!来北京,看鸟巢,爬长城。妈妈要是活着,该有多高兴。”

小洁妈妈走后,辛秀梅和几个志愿者每天轮流去照看小洁并辅导作业,还忙着为她找爱心家庭,几番未能如愿。安培明的嘱托令辛秀梅寝食难安,她在心里默默许愿:我一定要给小洁一个家。

幸运的是,许多人与辛秀梅一道前行。河南省“好记者讲好故事”演讲比赛中,辛秀梅获一等奖。一位评委听了小洁的故事,主动承担起小洁的学习生活费用,每年带书籍衣服来看小洁。小洁考上安阳学院附中,校长和老师也尽力呵护她。

小洁没有辜负大家的爱心。可收到天津财大的录取通知书,小洁却开始犯愁:这一大笔学费咋办?辛秀梅又一次在微信群发布爱心征集,很快收到捐款1万余元和多种爱心物品。

辛秀梅说,小洁在天津喊她“辛妈妈”的那一刻,她心里真比吃了蜜还甜。小洁到天津读书后,《天津教育报》的曲彤阿姨和天津财大的

平潭岛上的树

卓国志

“你们看那边墙头!”循着老林手指的方向,我惊奇地发现院子的砖砌围墙上竟然长着一棵小榕树,看上去有几十年的树龄了,板根紧紧抓住墙壁,细须低垂,随风起舞。“鸟吃了榕树的浆果,飞到哪儿就随鸟的粪便播种到哪儿,榕树种子经过鸟的肠胃后更容易成活。”老林说。

“风这么大,墙那么窄,这棵榕树能挺多久呢?”我很好奇。“墙基能有多久,它就在多久。”老林肯定地说。

在平潭岛上,公园里、行道旁、大院内,城下乡下,房前屋后,小叶榕、高山榕、富贵榕、红皮榕、橡皮榕、火山榕、垂叶榕、黄金榕……成千上万的榕树,根系抓牢大地,冠盖直冲云天,为人们挡住强风、扮靓家园。

大榕树旁还长着一棵有些年头的木麻黄,沧桑粗大的树干分成两股杈,羽毛一般的细叶

密密匝匝。“要看木麻黄?那该去海边。”老林即刻上车,带我们出发。坐车由远及近,看海岸上那片“手牵手”的木麻黄,由灰绿色的一抹粗线,变成一排排绿色的壮汉,粗砺的树干朝着海风的方向倾斜。

“这些木麻黄,可是咱海岛防风固沙的功臣树呀。”老林回忆说,早先时,治风沙是几代人都头疼的大事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人们从广东电白、福建东山岛取得“治沙经”,引进木麻黄遍植在海岸沙地上。最近十余年,已种了近十七万亩。“这木麻黄呀,倔得很,耐干旱、抗风沙、耐盐碱,不怕海潮不怕沙埋,泡在海水里都能活下去。”

海风很大,风中带着咸湿味儿。海岛的山上,无数天然生长的相思树随风起舞。相思树茂密细长的叶子间,缀满黄色的小圆花,灰褐色的枝干弯弯曲曲,根抱岩石间

稀薄的土壤。它们挨挨挤挤,几乎占满了岛上的每座石头山。“这又是一员‘大将’,能防风和保护水土。城镇里榕树绿化环境,海岸边木麻黄防风固沙,山头上相思树保持水土,他们都是这座岛的‘生命树’和‘保安树’。”风变大了,老林提高了声量,好让我听得清。

入夜,气象预报说,今晚平潭海上可能有“蓝眼泪”。夜里,我们站在海边朝远处望去,夜色似乎要将海面浸入。忽然,哗哗作响的海浪箭一般掠过一条线,一片片蓝光幽幽闪起,继而暗去……一行,两行,又起一行,腾挪着、跳跃着、旋转开,眨着繁星的眼睛,跳起蓝精灵的舞蹈。那荡开的蓝光之下,海岸上树影朦胧,荧光流转,摇曳生姿。

这天,这海,这树,这如玉一般美丽澄碧的平潭岛,让人流连忘返,更让人心怀敬意。

逐梦

癸卯兔年春节前,我走进河南安阳吉祥春天小区,倾听辛秀梅的讲述。

那些点点滴滴的凡人义举,如寒冬里吹拂的暖流,温馨着风雪中的古城。又如激越的锣鼓点儿,击打着我的心灵。

“向前,向前!为祖国争光!”

无臂青年付子扬斗志高昂,劈波斩浪,朵朵水花托举着他蛟龙般的身姿。付子扬所属的游泳集训队,正为2024年巴黎残奥会紧张练兵。

付子扬还有一个心愿,用最好的成绩来报答辛妈妈。辛妈妈叫辛秀梅。付妈妈羡慕辛妈妈:子扬给你通话恁多。你成了“亲妈”,我倒成了“后妈”。

14年前在安阳151医院,辛秀梅初识付妈妈。付妈妈躲在角落哭,哭得辛秀梅心酸。辛秀梅问:“你咋了?作啥难?”付妈妈抽泣着:“孩子胳膊截了,他才6岁,以后可咋办?”

回家后,辛秀梅久久难忘。她心疼子扬,一棵蓬勃的小树,突然被大风卷走了青枝绿叶,该有多痛苦多抓狂?

严冬中,身为安阳电视台市民报道员的辛秀梅6点起床,带摄像机坐了3小时大巴,探望出院的子扬,还带了件崭新的小大衣。

辛秀梅拍摄了子扬的生活,又启发他:“没手不可怕,没梦想才可怕。我同学赵庆丰,也没了双手,照样上学,照样上班。咱该向他学习,对不对?”

子扬似懂非懂地点头。

回来后,辛秀梅编好电视报道发给台里,那一夜辗转难眠。子扬的路还很长,怎样使他坚定生活的信心,扬起前行的风帆?辛秀梅想到无臂传奇薛玉霜,从小截肢身残志坚,照样活出精彩人生。

周末,又是几小时颠簸,辛秀梅请薛玉霜来南坡村现身说法。薛玉霜对子扬说:“你没双臂,我也没双臂,咱们同病相怜。”子扬紧绷的脸渐渐舒展。“咱只要努力,没手也能活得好好的,还能比别人厉害。”薛玉霜脚趾夹铅笔,熟练写下“希望”两个字。

之后半年每逢周末,付妈妈在林州送子扬上大巴,辛秀梅在安阳市区接上子扬送书画学校,中午接他吃饭,晚上再送上大巴。子扬想当薛玉霜那样的书法家,被点燃梦想的他虽然少了双手,每天的习作却总比别人多几幅。小树抽新枝。付子扬获得了全国残疾人书画一等奖。

辛秀梅又想,有一技之长固然好,但子扬更该上学。于是,付家在安阳租了房,付妈妈、付爸爸就打工。两位妈妈带子扬雨中等了个把小时,打动了东门小学领导,答应破格录取子扬。三人喜泣相拥。

有一天,子扬电话里有点沮丧:“辛妈妈,我200米老停在3分20秒。我累了,我回去吧。”

辛秀梅心一惊,又平静下来:“孩子,你忘了薛妈妈的话?不管干啥,坚持才有希望。拦路虎不怕,咱一起打败它。”

这一年,子扬就在郑州学游泳。专带残疾